



YI-JIANG ·
CHUN SHUI

N·C·屠格涅夫 著
朱祖荣 译 臧仲伦 校

一江春水

四川人民出版社



YI-JIANG
CHUN SHUI

作者：屠格涅夫 著
译者：屠格涅夫 译

一江春水

（一九一三年）

N·C·屠格涅夫 著
朱祖荣 译 臧仲伦 校

一江春水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天笑
封面、扉页设计：杨守年

一 江 春 水

屠格涅夫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126千
1981年6月第一版 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0,400册

书号：10118·445

定价：0.62 元

本书人物

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萨宁：俄国贵族，旅行者，二十一岁。

捷玛·罗泽利：意大利姑娘，十九岁。

埃米略·罗泽利：捷玛的弟弟，十四岁。

莱昂诺拉·罗泽利（莱诺勒太太）：捷玛的母亲。

庞塔略内·乞帕托拉：意大利人，捷玛家的老仆，年轻时当过歌剧演员。

卡尔·克留倍尔：德国人，法兰克福一家商店的总管，捷玛原来的未婚夫。

冯·顿河弗男爵：德国人，美因兹卫戍部队的青年军官。

冯·里赫特尔陆军少尉：德国人，美因兹卫戍部队的青年军官。

伊波利特·西多雷奇·波洛佐夫：俄国人，萨宁中学时期的同学，二十四岁。

玛丽娅·尼古拉也芙娜·波洛佐娃：俄国人，波洛佐夫的妻子，二十一岁。

本书线索

引子：一八七〇年某夜，萨宁参加晚会后回家，无意中发现玫瑰花和小十字架。

一至七节：一八四〇年某天下午，萨宁路过法兰克福城，在罗泽利食品店救了病危中的埃米略，罗全家感激他。

八至十三节：第二天。克留别尔来旅馆邀请萨宁去索登郊游；萨宁在罗家度过悠闲的一天。

十四至十六节：第三天。到索登的郊游及捷玛碰上的意外。

十七至二十节：第四天。庞塔略内跟里赫特尔为萨宁跟顿诃弗之间的决斗进行谈判；当晚萨宁去罗家，在狂风中与捷玛的会见。

二十一至二十五节：第五天。萨宁跟顿诃弗的决斗；莱诺勒太太求萨宁劝说捷玛；萨宁跟捷玛在花园中的谈话；萨宁的求爱信及捷玛的回信。

二十六节：第六天。萨宁跟埃米略到浩镇游玩，晚上收到捷玛在公园约会的信。

二十七至三十节：第七天。公园里幽会，俩人定终身。罗全家

对这事的不同态度。

三十一至三十五节：第八天。与波洛佐夫的邂逅，与罗家告别去威斯巴登，与波洛佐娃的初次接触；当晚给捷玛写信。

三十六至四十节：第九天。同波洛佐娃逛公园，谈生意，在此碰见顿河弗；同波洛佐娃看戏；晚上收到捷玛回信。

四十一至四十二节：第十天。同波洛佐娃骑马游山，被波洛佐娃征服，背叛捷玛。

四十三节：背叛捷玛后萨宁的潦倒生涯；三十年后（一八七〇年）重返法兰克福访旧。

四十四节：在法兰克福找到捷玛下落，萨宁的去信及捷玛的回信；萨宁打算移居美国。

欢乐的岁月，
幸福的日子——
象一江春水，
飞逝而去！

摘自一首古老的情歌

……深夜一点多钟，他回到自己的书房。他支走了点上了蜡烛的仆人，跌坐在壁炉旁的一把沙发椅里，用两手捂住脸。

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疲倦——肉体上的疲倦和精神上的疲倦。整个晚上，他都是和那些可爱的太太，那些有教养的男人一起度过的。有几位太太是很漂亮的，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聪明而有才干——而他自己的谈话也是极其成功的、甚至可以说十分出色……然而，尽管如此，古罗马人早就说过的 那种 “*taedium vitae*”，也就是“对生活的厌倦”却从未象现在这样以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把他紧紧攫住，使他窒息。要是他稍许年轻一些的话，他会因为苦闷、无聊和烦躁而痛哭流涕的。辛酸而剧烈的苦痛犹如艾蒿的苦味充满了他整个心灵，一种令人厌烦的感觉，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东西，象黑沉沉的秋夜，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黑暗，这种苦痛。对睡眠用不着指望：他知道，他是睡不着的。

他沉思起来……缓缓地、懒洋洋地、怨愤地。

他思索着浮生若梦和人间庸俗的虚伪。逝去的岁月渐渐地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不久前他刚满五十一岁），但是无一能得到他的宽恕。到处永远是竹篮子打水、水中捞月和有意无意的自我欺骗，——俗话说：只要孩子不哭，拿什么哄他都行——可是，骤然间，好似晴天一声霹雳，人老了，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增长、时时折磨着人的对死的恐惧……最后，砰地一声，跌进了无底深渊！要是人的一生能够这样了结，那还是不错的，不然的话，也许临终前，疾病和苦痛就会象铁锈侵蚀铁一样地折磨你……。他曾经想象，生活的海洋并不象诗人们描写的那样充满了惊涛骇浪；不——他想象中的海洋是风平浪静而且直到黑暗的海底都是清澈透明的，实际上，他自己却是坐在一只容易倾覆的小船里——而在这到处是淤泥的黑暗的海底，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些象大鱼般狰狞的怪物；一切尘世的病痛呀、疾病呀、悲伤呀、疯狂呀、贫困呀、盲目无知呀，等等。他望着：突然看到一个怪物从黑暗中浮现出来，不断地升高，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令人厌恶地清晰……再过一会儿，被它顶起的那只小船眼看就要翻了！可是这怪物又变得好象暗淡起来，它游开了，沉入了海底——它躺在那儿，微微地摆着尾巴……然而，注定的日子一到，它就要掀翻小船。

他摇了摇头，从沙发椅中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两圈，又坐在写字台前，把抽屉一个一个地打开，在他的文件中，在那些大多是妇女写来的旧书信里翻寻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什么不想找——他只是想找点事做以摆脱折磨他的这些思想。他随手打开几封信（其中有一封信，夹着一朵干枯了的花，扎着退了色的绸带），只是耸了耸肩，向壁炉瞅

了一眼，就把它们扔到一边，看来是准备将所有这些无用的废物付之一炬了。他匆忙地把手一会儿伸进这个抽屉，一会儿又伸进那个抽屉。突然，他睁大两眼，慢慢地拿出一个老式的八角小盒子，慢慢地掀开盒盖儿。揭开两层发黄的棉花，便看到盒子里放着一个石榴石^①制成的小十字架。

他迷惑地对着这个小十字架凝视了好一会儿——陡然轻轻地叫了一声……脸上现出一种不知是遗憾还是高兴的神情。

他站起身来，回到壁炉边，仍旧坐到沙发椅里——又用两手捂住脸……“为什么今天？恰恰在今天呢？”他想。他回忆起了许多遥远的往事。

这就是他回忆起来的……

但是，首先需要介绍一下他的名字、父名和姓，他叫萨宁，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

以下便是他的回忆：



事情发生在一八四〇年夏天。萨宁刚满二十一岁。他在从意大利回俄国的途中，到了法兰克福^②。他虽然只拥有一笔不大的财产，却无牵无挂，几乎无家室拖累。他从一个死去的远亲手里得到了几千卢布遗产——他决定在担任公职以前，在最终

① 石榴石：一种颜色深红的宝石。——译者注

② 法兰克福：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部的一个城市，位于美因河畔。
——译者注

戴上公职这付枷锁（没有这付枷锁，有保障的生活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以前，把这笔钱花在国外。他丝毫不差地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并且安排得很巧妙，以致到达法兰克福的时候，他身上的钱刚好只够回彼得堡了。在一八四〇年那个年代，铁路少得可怜。旅行的先生们坐的都是四轮马车。萨宁在“贝瓦庚”^①里订了一个座位，马车要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出发。时间还很充裕。可巧，天气又十分好——萨宁在当时一家有名的旅馆白天鹅饭店里吃过午饭以后，就上街闲逛。他顺便去看看他并不怎么感兴趣的丹涅凯尔的“阿里阿德尼”^②，参观了歌德故居（不过，歌德的作品他只读过一本《维特》^③，而且还是法译本），以后，就在美因河畔散了一会儿步，不无寂寞之感，这是一个规行矩步的旅行者必然会有现象。最后，到下午五点多钟，疲乏的、双脚沾满灰尘的萨宁不知不觉地走到法兰克福城里最不引人注目的一条街上。这条街却使他以后久久不能忘怀。街上的房屋并不多，在一幢房上，有一块写着“乔瓦尼·罗泽利意大利食品店”的招牌在招徕顾客。萨宁走进店里打算喝一杯柠檬水。一进屋就看见在简朴的柜台后面那油漆过的货架上，（这很象药房的摆设）摆着若干带金色标签的玻璃瓶，还摆有装着面包干、巧克力饼和水果糖的同样数量的玻璃罐——这间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灰

① “贝瓦庚”：原文是用俄文字母拼写的德文词；这是旧时驿路上四轮马车后挂的一种拖车。——译者注

② 这里指的是根据德国雕塑家丹涅凯尔（1758—1841）的杰作《骑在豹上的阿里阿德尼》所制的阿里阿德尼塑像。根据希腊神话，阿里阿德尼是国王米诺斯的女儿，曾帮助斩妖除怪的英雄提修斯走出迷宫。——译者注

③ 即《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者注

色的公猫在窗边高藤椅上伸开爪子，眯着眼睛在打呼噜。地板上一个大的红毛线团在夕阳的斜照下闪烁着耀眼的红光，线团旁边还有个雕花木篮子翻倒在地上。这时。从隔壁房间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喧嚷声。萨宁站了一会儿——让门铃响完，就提高嗓门喊了一声：“这里有人没有？”话音未落，隔壁房间的门一下子打开了——萨宁不由得吃了一惊。

二

店铺里急匆匆地跑出来一个大约十九岁的姑娘，浓黑的髻发披散在坦露的双肩上，裸着的两只胳膊向前伸出，她一看见萨宁，就奔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拉着就走，一边气喘吁吁地说：“快，快，到这边来，救救他吧！”萨宁没有即刻跟着走，这倒不是因为不愿服从，而完全是因为惊呆了——他好象寸步难移：他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美人儿。她转身向他喊：“您走呀，走呀！”——她的声音、眼神以及用攥紧的、颤抖的手伸向苍白脸颊的动作里包含着如此的绝望，使得萨宁立刻跟在她身后向敞开的那扇门冲了进去。

在萨宁跟着姑娘身后跑进去的那个房间里，在一张马鬃制的老式沙发上躺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满脸苍白，象蜡或象古老的大理石一样白里泛黄。他的相貌非常象那姑娘，显然是她的弟弟。他两眼紧闭，黑而浓的头发的阴影，好象一块斑痕遮住了他化石般的前额，遮住了那一动不动的细长的眉毛。从发紫的嘴唇缝下看得见那咬紧的牙关。他似乎已经没有了呼

吸，——一只手垂在地板上，另一只手放在脑后。这男孩穿着衣服，扣着扣子，领结紧紧地勒着他的脖子。

姑娘嚎啕大哭，扑向男孩。“他死了，他死了！”她叫喊着，“刚才他还坐在这儿和我说话呢——可是突然间一倒，就不能动弹了……我的上帝！难道就没法治了吗？妈妈又不在家！庞塔略内，庞塔略内，大夫怎么啦？”她突然用意大利语加了一句：“你去请大夫了吗？”

“小姐我没去。我让路易莎去了。”门后一个嘶哑的声音答应着。跟着，一个瘸着罗圈腿的小老头走进了房间，他身穿带黑钮扣的淡紫色燕尾服，高高的白色领结、黄色粗布短裤和蓝色羊毛长袜。他的一张脸完全淹没在一大蓬铁灰色的花白头发表面，那向四周高高翘起然后又披散下来的一绺绺头发使得这个老头的外形活象一只凤头母鸡——而在蓬乱的深铁灰色头发下面仅仅分辨得出的尖尖的鼻子和圆圆的黄眼睛使他象得更惊人了。

“路易莎跑得快些，我跑不动。”老头用意大利语继续说，两只患风湿病的平底脚一步一抬地走着，脚上穿着一双带花结的高靰皮鞋，“瞧，我把水拿来了。”

他那干枯而多节的手里攥着一个长颈玻璃瓶。

“埃米略眼看就要死了！”姑娘叫喊着，把双手伸向萨宁，“啊，我的先生，啊，我的先生^①——您就不能帮一下忙吗？”

“得给他放血——这是中风。”那个名叫庞塔略内的老头说道。

^① 原文为德语。——校者注

萨宁对医学虽然一窍不通，但是他确切地知道一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是不会中风的。

“这是昏厥，不是中风。”说着他就问庞塔略内，“你们有刷子吗？”

老头把那张小脸微微一抬，问：“什么？”

“刷子，刷子，”萨宁用德语和法语重复了一遍。“刷子。”萨宁又加了一句，并且作出用刷子刷衣服的样子。

老头终于听懂了他的意思。

“噢，刷子！刷子①！怎么会没有刷子呢！”

“快把刷子拿来！我们把他的外衣脱掉，给他按摩。”

“好……很好② 不要用水给他冲头吗？”

“不用……以后再说。现在您快去拿刷子。”

庞塔略内把玻璃瓶放在地上，跑了出去，又马上拿着两把刷子回来：一把是刷头发的，一把是刷衣服的。老头身后跟进来一只鬃毛狮子狗，使劲摇着尾巴，好奇地望着老头，望着姑娘，又望着萨宁——它似乎想弄清楚，这一切慌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萨宁急忙给那躺着的男孩脱下外衣，解开领子，捋起他的衬衫袖子——然后拿起刷子，用尽全力给他擦起胸膛和两臂来。庞塔略内也拿起另一把刷子——刷头发的刷子——使劲地给男孩擦裤子和靴子。姑娘扑过去，跪在沙发旁边，双手抱住头，眼睑一眨也不眨，死死地盯着自己弟弟的脸。

萨宁一面擦着，一面斜眼望了望姑娘。我的上帝！多漂亮的人哪！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校者注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校者注

三

她的鼻子稍稍大了一点，然而却是漂亮的鹰鼻，纤细的茸毛给上唇微微加上一层阴影。然而她的面色细腻而白皙，恰如象牙或乳白色的琥珀。波浪形头发的光泽如同皮提宫^①里阿洛里^②的尤迪法肖像一样——尤其是那双眼睛，那双瞳仁周围带黑圈的深灰色眼睛，那双绝妙的顾盼有神的眼睛——即使此时此刻，在惊恐和忧伤使她的眼睛黯然无光的时候……萨宁不禁想起他刚刚离开的那个美妙的国土……就是在意大利，他也从没有见到过这样美丽的人儿！姑娘的呼吸缓慢而不均匀，她似乎每次都在盼着：她弟弟是不是已经开始呼吸了？

萨宁继续给那男孩按摩；不过他观察的对象并不限于这个姑娘。庞塔略内怪异的形态也吸引着他的注意。老头完全累垮了，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用刷子每擦一次就蹦一下，同时还发出尖声的哼哼，那大绺大绺的汗漉漉的乱发也沉重地晃过来摆过去，就象被水冲刷的一株大的植物的根部一样。

“您至少得给他把靴子脱掉才行。”萨宁想告诉他……

狮子狗大概被这一切不平常的情景所激动，它突然俯身趴在前爪上——狂吠起来。

“塔尔塔利亚——坏蛋！^③”老头低声骂道……

① 意大利佛罗伦萨城著名的“皮提宫”是1440年由皮提开始修建的，故称为“皮提宫”。——译者注

② 阿洛里（1577—1621）是意大利的著名画家。——校者注

③ 原文为意大利语。——校者注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姑娘的脸色起了变化。她的双眉微微抬起，两眼睁得更大了，开始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萨宁回过头来一看……那男孩的脸上现出了血色，眼睑动了一下……鼻孔也抖动了一下。他透过依旧咬紧的牙关吸了一口气，叹息了一声……

“埃米略！”姑娘叫道，“我的埃米略！①”

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慢慢地睁开了。目光虽然还迟钝，却已微微地露出了笑容；这微弱的笑容又移到了苍白的嘴唇上。然后他动了动下垂着的手，猛力一抬，放在了自己的胸前。

“埃米略！”姑娘又叫了一声，慢慢站了起来。她脸上的表情是那样激动和容光焕发，似乎，泪水眼看就要迸出，要不，笑声眼看就要爆发了。

“埃米略！怎么回事？埃米略！”听见门外有人喊道——一个白发苍苍、面孔黝黑、穿戴整洁的太太快步走进房间。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也跟在她后面走了进来，在他肩后有个女仆的脑袋晃了一下。

姑娘迎着他们跑了过去。

“他得救了，妈妈，他活着！”她痉挛地搂着刚进来的这位太太，叫道。

“这是怎么回事？”太太又问，我正往家里走……突然碰上了大夫先生和路易莎……”

姑娘开始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夫走到病人跟前，这孩子已经越来越清醒了——他仍在继续微笑，他好象对自己惹起的

① 原文为俄文字母拼写的意大利语。——译者注

这场虚惊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我看出你们用刷子给他按摩过。”大夫对萨宁和庞塔略内说，“做得太好了……是个非常好的主意……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还需要用点什么药……”

他给这年轻人按了按脉，说：“嗯！伸出舌头来看看！”

太太关切地向男孩弯下腰去，男孩更坦然地笑了笑，抬眼望了一下太太——脸又红了……

萨宁突然觉察到，他在这里已经是多余的了，他抽身走进店铺。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去拉那个通往大街的门的把手，姑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拦住了他。

“您要走，”她温柔地望着他的脸说，“我就不留您了。不过，今天晚上您一定得到我们家里来；我们非常感激您——可以说您救了我弟弟——我们想谢谢您——这是妈妈的意思。您也该给我们谈谈您是什么人，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快乐……”

“可是我今天就要离开这里去柏林，”萨宁打算说明一下。

“您会来得及的，”姑娘敏捷地反驳说，“过一个钟头到我们这儿来喝杯巧克力茶。您答应了？我还得再去看看他！您一定来？”

萨宁还能说什么呢？

“一定来。”他回答说。

漂亮的姑娘匆匆地握了一下他的手，就飞走了——于是他来到了街上。